



泉州先秦风云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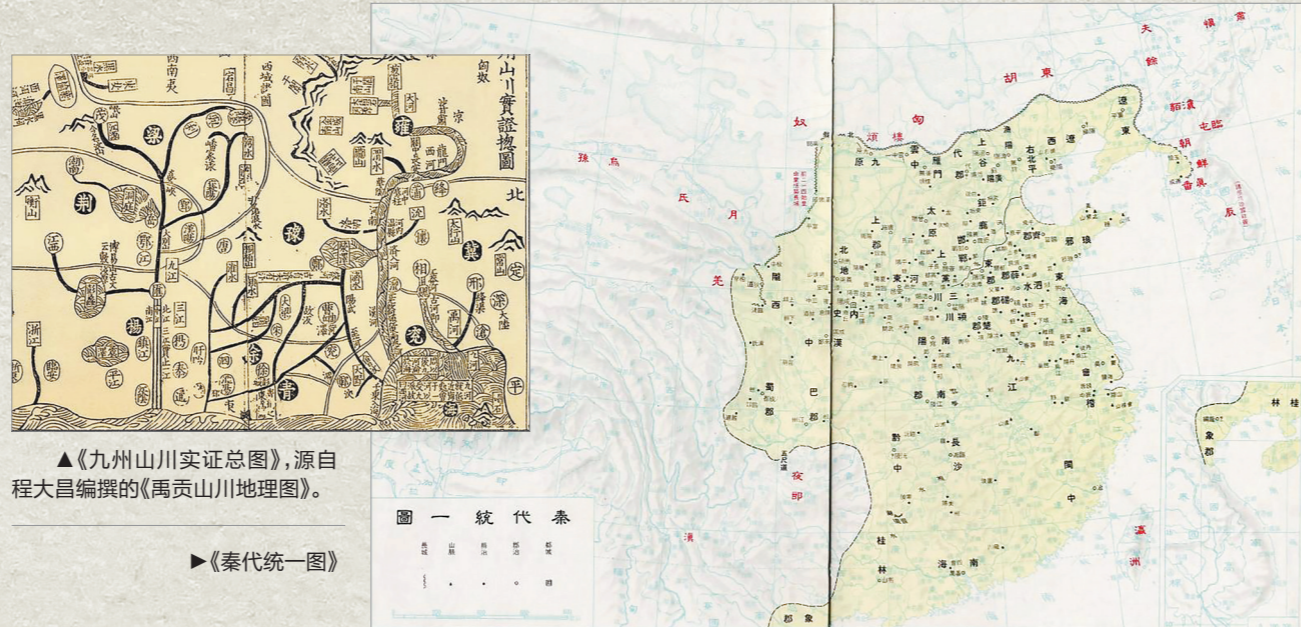
本报从史料记载带您看泉州的千年蜕变
从扬州之域到七闽越地，从百越族到闽中郡

考古发现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泉州地区就有人类聚居生息。那么,当大禹划分九州时,这片土地属于哪个区域?先秦时期的泉州又是何种面貌?

近日,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书工作科通过《泉州府志》《泉州市志·城乡建设》等文献的记载,解读从百越族到闽中郡的泉州文明轨迹。从百越族的船屋炊烟到秦代匠户的青铜铸范,从闽中郡的行政建制到“以舟为车”的海洋文明,这片土地的每一段文明轨迹,见证了中原文明与闽越文化的碰撞融合。

融媒体记者 张素萍
通讯员 陈凯欣 文/图

《闽书》中记载了“鸟船”
“高富中平潤衡波逆浪都無畏懼名鳥船”
“亦曰遊艇于通處循之餘音未猶爲劉裕所滅遺種逃散居山海厥類尚繁武德八年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得其首領周造麥細陵等並授郡王封爵統攝不爲寇盜貞觀十年始輸半課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結盧海畔隨時移徙不當厥所船頭尾尖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源自程大昌撰写的《禹贡山川地理图》。

▶《秦代统一图》

壹

先秦溯源:从扬州之域到七闽越地

泉州市委史志研究室志书工作科科长刘志家介绍,古人常用“九州”代指中国,《尚书·禹贡》中记载,夏朝依据山川地形、物产人文等因素,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其中,扬州地域范围大致包括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涵盖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清乾隆《泉州府志》明确记载泉州属“禹贡扬州之域”。

传说,大禹巡视天下时病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其六世

孙少康为延续禹祭,将庶子由余(号“于越”)分封至会稽山,负责祭祀大禹。这一举措,加强了夏朝对扬州的控制和管理,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为后续中原文明与东南族群的“互动”埋下伏笔。

西周时期,泉州属“七闽”。“七闽”并非固定的行政区划,而是西周对闽地“所服国数”的统称,这一称法延续至北宋末年。其最早见于《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

五戎、六狄之人民”,唐代贾彦彦在《周礼疏》中解释其源于“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

泉州市李贽学术研究会理事许月才介绍,根据1980年《福建地方史料》记载,七闽是指七支居住在福建各地的闽族。“闽”是什么意思呢?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闽,为东南越蛇种。”福建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居住在福建的古代民族以蛇作为图腾崇拜。

贰

秦风乍起:闽中郡的设立与早期开发

春秋战国时期,泉州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泉州属越国地,原住民分散居住在今泉州各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尽有东南之地”,势力范围北达齐鲁、东濒东海,泉州遂成为越国版图的一部分。

越文化的南传在此留下鲜明印记——东晋贺循在《会稽记》中记载,少康庶子号“于越”,故越国又称“于越”,其“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方式,与泉州地区考古发现的舟楫文物相互印证。

刘志家介绍,公元前334年,越王无疆北伐齐国时兵败身亡,越国分崩离析,部分越国老百姓南下,留居今泉州各地,与当地土著融合为闽越族。这一民族迁徙过程,不仅带来了吴越地区先进的铸铜、制陶技术,更将中原礼乐文化与闽越土著的蛇图腾信仰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闽越文化体系。清乾隆《泉州府志》对此记载:“六传至无疆,灭于楚,其族子散处江南海上,并服于楚。”此时的泉州,已成为中原文明与东南土著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

2016年,泉州清源山摩崖石刻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该区域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可以追溯至商周之际。而这恰好与

《泉州市志》记载的“公元前334年,楚国灭越国后,部分越民南下,留居今泉州各地”的时间节点吻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挥师南下“南取百越之地”,这支盘踞东南沿海的族群迎来了历史转折点。秦国在闽越故地设置闽中郡,其辖区大致包括今福建全省、浙江旧温州、台州、处州三府及江西铅山等地。

“先秦时期,泉州尚处于九州较为边缘的位置,未被纳入夏、商、周王朝或其他强大政权的有效统治和开发体系之中。”刘志家说,闽中郡的设立,使泉州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划体系,开启了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开发史。

叁

百工兴业:秦代泉州建筑工匠编入特种户籍

秦代对闽越地区的统治采取了特殊策略。据《过秦论》描述,秦朝废除闽越王号,任命原闽越首领为“君长”继续管理地方。清乾隆《泉州府志》明确记载:“泉为闽中郡地。”而这标志着泉州从部族聚居地向正式行政区的转变。

刘志家介绍,秦代泉州地区已有造船、铸铜、纺织、制陶、建筑等工艺。据《越绝书》载,泉地闽越人擅长造舟航行,他们“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各飘然”,过着渔猎农耕的生活。居住以船为家,这种房屋可称为“船屋”。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黄明珍介绍,根据晋江流域遗址考古调查结果发现晋江流域史前遗址接近200处,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尤其以青铜时代遗址

数量最多。同时,考古证实,在泉州外海的澎湖群岛上,出土石铸的年代距今4500—4000年,成为泉州先民造舟生产工具的重要来源。泉州先民通过观星象、看波纹、尝海水、吹海螺等原始航海技术,推动了航海的发展。

秦代泉州“以舟为车”的生活方式,孕育了后世“向海而生”的文明特质。闽越人“往各飘然”的航海传统,在闽中郡设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秦朝并未在泉州大规模开发海上贸易,但造船技术的进步与航海经验的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中原人士陆续南迁,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促进了泉州经济社会发展。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

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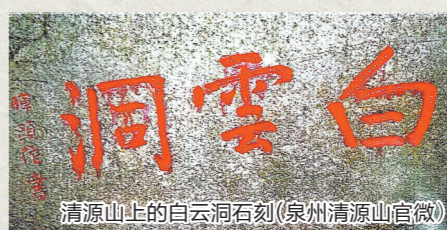
文明交响:中原文化南渐留印记

秦代中原文化向泉州的传播,还体现在宗教与社会生活领域。“道教传入泉州可追溯到秦代。”刘志家介绍,相传当时有一名“大道”的人士,来到泉州清源山左峰大道岩(又名“芭蕉古洞”)修炼。泉州清源山现存的“白云洞”石刻及石臼、石盆等遗迹,与《闽书》中的记载相互印证。

据了解,《闽书》中记述:“大道,不知何许人。尝出游,逢人哭,问之曰:‘长城之役,独子,无兄弟。因出身代之。’尸解而归,修真清源左峰。后人供奉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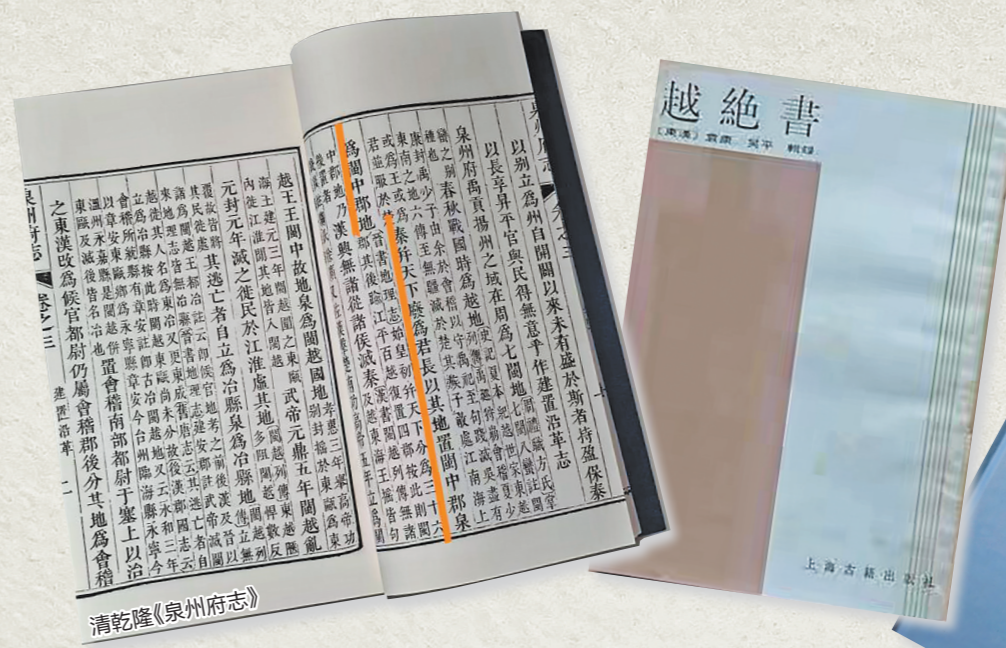
大道岩。”此外,随着中原人士陆续南迁,中原移民带来了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在适应闽南山地地形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发展出独特的梯田耕作体系;而闽越族的航海技术与海洋知识,则为开拓海上交通提供了重要支撑。

如今,站在泉州清源峰顶,远眺千帆竞发的海面,秦人舟师乘风破浪,闽越部族负薪引路,共同在



清源山上的白云洞石刻(泉州清源山官微)

据《越绝书》载,泉地闽越人擅长造舟航行,他们“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各飘然”。



清乾隆《泉州府志》



▲《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及书内资料图



1977年大盈寨山遗址采集的陶片



1976年大盈寨山遗址出土的两件青铜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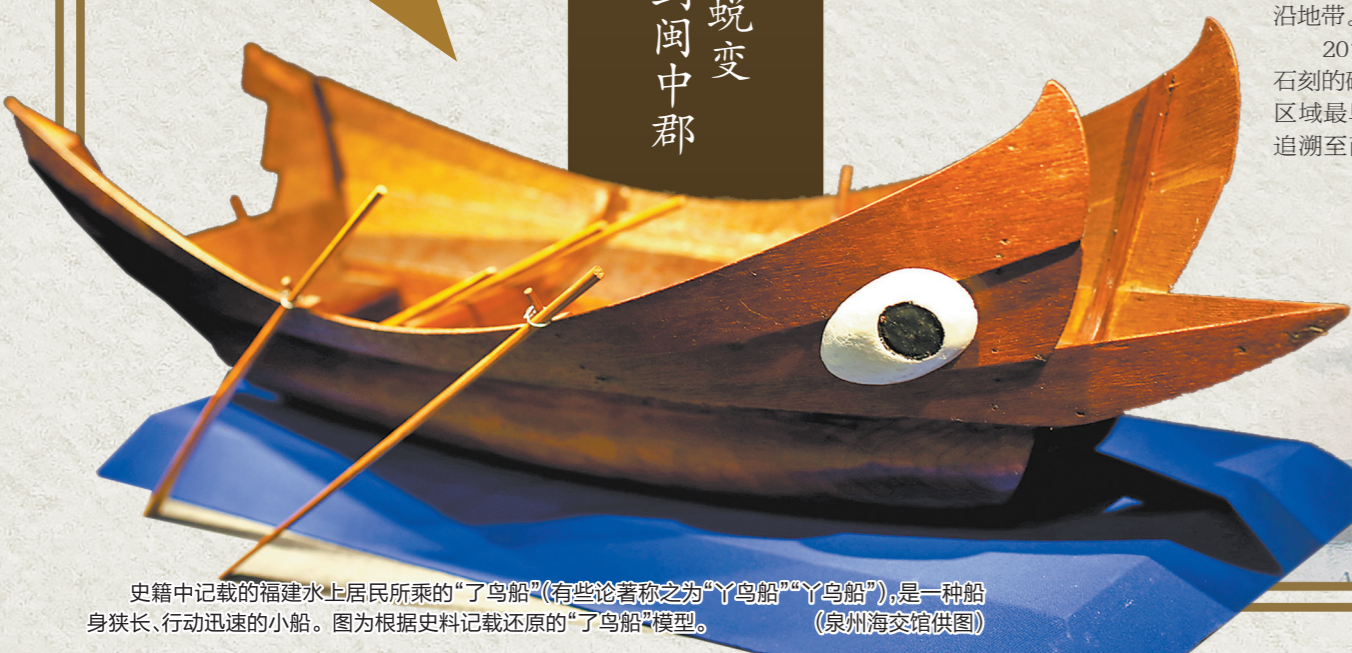


南安馆藏石戈



土地公鞍山遗址采集的石拍

秦代泉州“以舟为车”的生活方式,孕育了后世“向海而生”的文明特质。(王柏峰/摄)



史籍中记载的福建水上居民所乘的“鸟船”(有些论著称之为“鸟船”“鸟船”),是一种船身狭长、行动迅速的小船。图为根据史料记载还原的“鸟船”模型。(泉州海交馆供图)